

凡塵曉遇  
專欄

# 白米飯的恩情

□李曉

芳菲春日，從北京回來的老沈，在機場直撲老家村子，他對在村口佝僂着身子的媳婦說，媳婦，給我蒸白米干飯吃吧。

媳婦在熊熊柴火中給老沈蒸了白米飯，老沈埋頭，一連吃了三大碗白米飯。白米飯里，老家山水中孕育的稻米，被老沈收入對故土思念的囊中。

一碗白米飯里，有着老沈辛酸的記憶。

在老沈小時候，吃上一碗白米飯，得遇上逢年過節，或者村里辦紅白喜事時走人戶去吃上一頓。老沈對我回憶，其實那時候白米飯里還加上了小麥、玉米面、高粱、紅薯、米豆等粗糧，是地地道道的粗糧飯，一碗純粹的白米飯，要村子里家庭經濟條件稍好的才行。

老沈六歲那年的一天下午，村里死了一個人，他吃上一頓白米飯的機會被哥哥搶了，哥哥和母親提着一籃子米豆腐去赴喪宴，米豆腐是石磨里碾出來製作的，蓋上一層荷葉，整個小土屋裡都瀰漫着清香。老沈和奶奶坐在土屋裡矮凳上，老沈突然問滿頭銀髮如蠶絲的奶奶：“奶奶，你啥時候才死啊。”奶奶頓時淚流不止。老沈話裡的意思是，等老奶奶死了，家裡就可以吃上一頓白米飯了。

一個月後的凌晨時分，公雞在院子裡打鳴，老奶奶躺在床上安然離世。頭一天，老奶奶還顫着身子去打來井水，給自己洗了一次澡。那口老井，是奶奶和爺爺結婚

那年，爺爺扛着鋤頭去掘出來的，一口咕咕咕涌動着井水的老井，哺育着鄉民，也如幽藍眼瞳沉沉凝視着這個村子。老奶奶去後，老沈果真在家人喪宴吃上了一口白米飯。四天后，等家人把老奶奶抬上山掩埋，老沈才感覺到心裡無法承受的空落，他一個人跑到奶奶土墳前嚎啕大哭了一場。在老沈接近花甲之年的一天，他回到故土，在山梁來來回回的風中這樣問我，當年從他嘴裡吐出的那句話，竟然一語成讖，奶奶是不是為了滿足小孫子吃上一碗白米飯的心願，就把自己的命給搭上了。在老沈50多年的心裡，這始終是一個不敢輕易碰觸的傷疤。我安慰老沈，是老奶奶在人世間修得功德圓滿壽終正寢了。

而今，每逢老奶奶祭日，老沈就在家裡擺上丰盛菜餚，喃喃呼喚着在天堂在雲霧裡的老奶奶“騰雲駕霧”趕到孫子家來“吃飯”。

我和老沈一樣，都是鄉村長大的娃。小時候每到稻收季節，常常看到花白胡子的爺爺傾斜着骨瘦如柴的身子去稻田巡視，在早晨陽光下，稻子淌着露水，紅蜻蜓從稻田飛過。稻子被大人們收割後，我和村里的娃娃們提着籃子，去撿拾那些沒收割幹淨的稻穗。我的奶奶，便在家裡灶火裡為我蒸上一罐白米飯，蓋子揭開，白米飯還滋滋冒著熱氣，我便把一罐子白米飯狼吞虎咽了，一個飽嗝打響，滿嘴都是米香。

成人以後，我在城裡反刍鄉間歲月，在關於食物的記憶之中，對一碗白米飯的記憶是最深刻的。一粒大米，它從水田裡的一株秧苗開始成長，經歷秧苗分蘗期、幼穗發育期、拔節孕穗期、抽穗開花期、灌漿結實期……一粒大米，遇上了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滿、芒種、夏至、小暑、大暑、立秋、處暑，從種子出發，到顆粒歸倉，伴隨了二十四節氣的一半旅程。從春到秋，一粒大米經歷了風雨雷電，還有農人匍匐大地砸下的汗水。所以說一粒大米是最有靈魂的食物，它是有淵源的。

前不久在城裡遇見鄉人阿娟，要不是她喊出我的乳名招呼我，我差點沒認出她來了。這是當年村子里水靈靈鮮嫩嫩

的阿娟嗎？而今，她已做外祖母了，一圈閃着肉贖的粗壯腰身如鄉下結結實實的水桶。阿娟告訴我，她血壓血脂血糖高，為了努力減肥，而今大多晚餐也減了，很少吃白米飯了。阿娟說，白米飯糖分高。

阿娟說起的白米飯，讓我難以忘懷在童年時代的一幕。阿娟的父親當年在縣城糧油公司上班，她父親每月的供應糧食往往高於其他單位職工，我不知道，這裡面到底有沒有這個從縣城回來走在村里山道上顯出驕傲神情的男人暗地裡把持的一份特權。有幾次，阿娟把他父親供應的地方糧票從家裡“偷”了出來，悄悄塞給在山壩裡等着的我。那標着供應大米數量的地方糧票上，印着農民吆喝耕牛背着噴霧器、工人頭戴礦燈的圖畫。我把阿娟送的糧票給了父親，父親有天突然厲聲說道：“小孩子，不能做大人做的事！”

我還想起阿娟對我的恩情。天近黃昏，我在山道上等着阿娟，只見長辮子的阿娟從她家一路小跑而來，長辮子在身後欢快跳躍。阿娟端來的，是家裡剛蒸熟的白花花的大米飯。“快吃，快吃！”阿娟水汪汪的眼睛望着我說，一對長睫毛像是浮在水上。有天阿娟寫《我的理想》作文，她沉思着問我：“你的理想是什麼？”我回答她：“到城裡工作，天天吃白米飯。”

我少年時代天天吃上白米飯的理想，當然早就實現了。我對一碗白米飯的感情，也在歲月裡發酵成老酒，蒸騰瀰漫着對故土、對大地、對農人、對糧食、對往事的源源感念。

（作者系重慶市萬州區五橋街道幹部）

藍天白雲下的廣陽島  
據重慶日報



# 美麗的眼睛

□潘昌操

在茶園工作過五年，我鍾情於通江大道的寬敞和遼闊，我鍾情於有著茶花、丁香、金菊、米蘭……和各種鮮花同名縱橫交錯的路，我鍾情於一座新興城市副中心一 nighttime 拔地而起的高樓。但我最愛去的地方卻是廣陽島，因工作原因常到廣陽島大門口執勤或上任務，和門口保安熟悉了就成了朋友，每當緊張工作之餘或需要尋找創作靈感的時候，我便駕著自己的車登上島，放松心情，追逐自由，把她當作一只慧眼，尋找創作的源頭。

春天，趕在遊客之前去看將放未放的油菜花，看清澈透明的江水；夏天去看碧綠的草地，看星星點點各種野草、野菜開的花，結的果；深秋去看公路兩旁掉落的滿地黃葉；冬天去看滿島平地上茁壯生長的油菜花苗，期待被雪花覆蓋，孕育開花的陰謀，看舉著優雅腳步埋頭找食的喜鵲和麻雀。

許多時候是在薄霧中，江水環抱著廣陽島，她像一個躺著貪睡的美女，得到了江水的青睞，踟躕著腳步，廣陽島環抱著我，一個島上我是獨行者，沿著江邊公路上行走，我喜歡遠離喧囂的寧靜，拍打岸石的江水像母親的手，江上有蘆葦叢，江面有漁船、江輪不時穿過，令人想起“蘆葦深花里，漁歌一曲長。人心雖憶越，帆影似浮湘”“蘆葦晚風起，秋江鱗甲生。殘霞忽變色，游雁有餘聲。戍鼓音響絕，漁家燈火明。無人能詠史，獨自月中行”的詩句，什麼功名成就，什麼世事的繁華通通忘得干乾淨淨，唯有輕風拂面，與一座島悄悄說著話，和一年四季都郁蔥蔥的香樟樹擦肩而過，和高過肩頭的蒿草擦肩而過，和一聲聲鳥鳴擦肩而過，那刻，總感覺有一只美麗的眼睛在注視著我，看我一個人獨處的幸福。

又進到島上，雖然剛剛處暑，秋天一樣熱情似火，馬路旁直立的法國梧桐大部分寬大的葉子還沒有掉落，披著綠色衣

服，像一排排站崗的士兵歡迎我這個好久未上島的老朋友。我知道，當時間的輪車再更進一步，這些夾道歡迎的“士兵”將掉光所有黃葉，只剩下光禿禿的枝葉，裸露出健壯的骨骼和肌肉。這時候的廣陽島會把她淒冷和剛強的一面顯示給你。這和人生無牽掛地來，無牽掛地去，並沒有帶走什麼，又何其相似，我想，只要是生命有些哲理是相通的。

長江剛漲過水，市區淹沒過的路面上到處是積水和淤泥，廣陽島也被洪水淹沒過，臨江的公路邊，特大洪水退去後，草木上留下了白色水漬，離江邊公路不到半米的距離。但誰又能想到，潮漲潮落後的廣陽島，流水淙淙，水草丰茂，蘆葦長到了島上，馬鞭草開著藍花，遠遠望去像蕨草，有粗大莖的菖蒲被密密地栽種在了一起，被我誤認為種進水裡的扁竹根，被“識花君”誤認為是水稻。蒲葦和白茅兩種開著大尾巴花的植物會比鄰而居，它們把劍葉指向天空，天空上是白雲藍天，此時長江的水是渾黃的，和島上美麗的農業生態，揮不去的鄉愁顯得有些格格不入。

初秋的天空下太陽仍紅似火，一輛輛電動公交魚貫而入，周末休假的人们正穿过广阳岛大桥正向我看风景的位置靠拢。我沉醉于这样的风景，拥有粗大翅膀的黄蜂正扑在千屈菜紫色的花上疯狂采蜜，蜻蜓们或单飞或交钩配对着点水，在清凉的水面的草丛里不时有人造的云烟氤氲而出，让人仿佛置身于仙境，在“仙境”的另一侧，道路两旁栽满了蓝花楹，等到来年夏季蓝花楹开出蓝花时，这时的广阳岛刚开过了一片又一片黄色的油菜花，又开出蓝过蓝天的蓝花楹，广阳岛上又多了一处欣赏蓝花楹的去处，不知又有多美。

走在广阳岛的田野间，就仿佛置身于小时候所在的乡村，我随处可见小时候打猪草，割牛草时割过的鹅儿肠、鸭蒿菜、野花生、爬地草……那些黄黄的收割过油菜籽后平整过的油菜田，多像记忆里的麦田，一望无际的稻田，在城市寸土寸金的开发浪潮里，广阳岛为人们保留了儿时的记忆，保留了城市里难得的乡村。徒步走到广阳岛的北坡顶，这里能俯瞰整个长江，也能看到北坡下边的柑橘林、鱼塘和生态菜园以及一根根的“摇钱树”等树木。我站着的位置发现江水和岛屿完美组合成眼睛，四周的江水是眼白，岛屿是

眼珠，我此刻就站在眼珠的中央，看远处的南山、铁山坪、铜锣山、明月山，看长江，看长江以外的世界。

我想起了老子的《道德经》里面的句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论指导下，广阳岛没搞大开发，有力保护了沿江的生态平衡，为都市的人们保留了一片难得的绿地，保留着长江里这只美丽的眼睛，不管眼白是否清澈，但瞳孔的眼珠永远熠熠生辉，看着天空云卷云舒，日落日出。

站在望江岗前，我带着田园风景走到了这只眼睛的眼角处，这时候面前的江水更开阔，对面江面上停靠了许多采砂船和因涨水本应停靠在朝天门的大型豪华客轮，江水虽已退去不少，因广阳岛植被好，环保清洁做得好，汹涌的波涛并未带走过多的泥沙，这一带的江水江面上少了许多漂浮物和垃圾。

不远处的空军宿舍已被修葺一新，黄色外墙，黑色的屋顶，默默向人诉说着那段中国空军英雄不屈、以鲜血来捍卫民族尊严的历史，那些甘愿集体的赴死的英雄们，甘做重庆城市的眼睛，日夜监视着天空，一有敌机来袭，就立即起飞迎战。他们有的还是从东南亚回来抗战的归国外侨，广阳岛上那些高大的每年还结果的香蕉树，就是这些归国飞行员带回来栽种的，人去了，香蕉树还在，眼睫毛一样扮靓了岛屿这只眼睛，透过眼睛你会发现永远闪光的灵魂。

在岛上沿途都会看到男女园丁们正忙着给植物松土，打开喷水器给树和花草浇水。他们有的戴着草帽，有的就光着脑袋站在烈日下，汗流浹背。他们是“天人合一”的实践者，他们是护山、理水、营林、疏田、清湖、丰草的维护者。在他们的辛勤劳动下，待以时日，广阳岛的美丽眼睛里，每个游人的眼睛里，就会是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绿草如茵、林木葱茏、鸟语花香的田园风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长江画卷。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